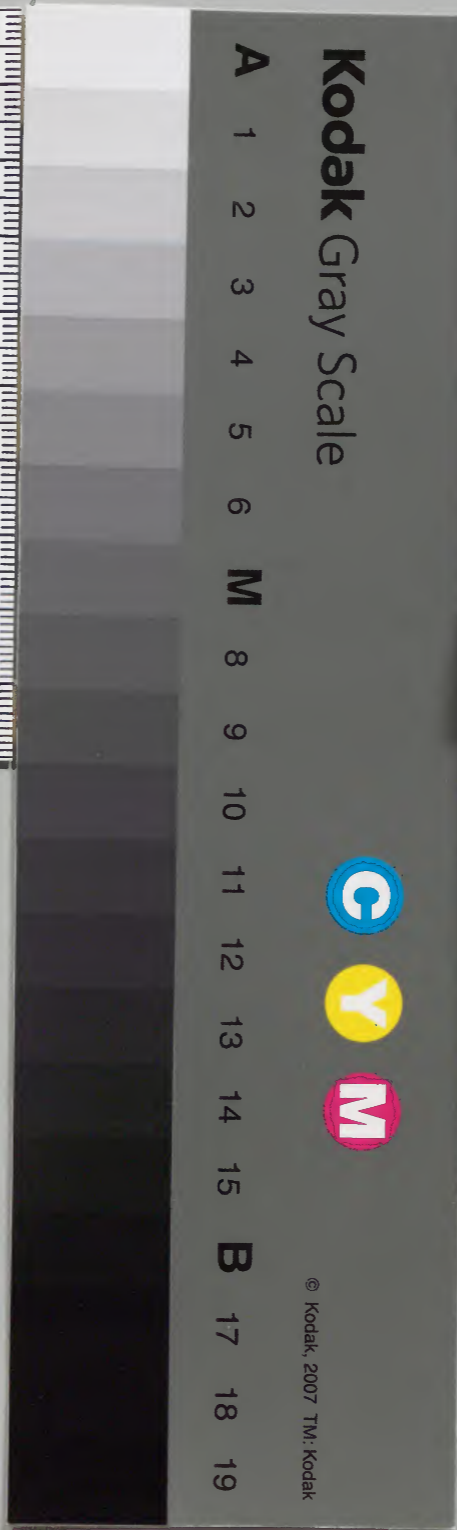


九亨釋書 廿七之八

			一八二四	和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九	八			和書
二	〇			
函	五	四		
七	五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J14
冊數	15 (14)
函號	192 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十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淺草文庫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一

此志有則史記之八書也其書者上取傳王臣士庶各行其道不統而明之則下愚者不得而辨故立八書以明之取謂八書者禮樂等也夫天下之為道至有儒道揚墨之異階而行之者未曾商八者較則八者天下之通法也此以是史之通書而後人則之也至漢書金改書作志其意者一也書志訓後漢書及十七史又然也我朝又有通書訓唐宋之三傳也其書補不見史

學修

度受

會儀

有書名初正統其中少有志體然黨自宗先公義佛祖統記繼而出垂傳載諸教至評判之宗教執者階階庵之覆轍是取以二書之不通書也今此叙書備史先宗執

諸宗

學修志一

取謂志者有十也十者无性相无禪密代之通法靡不統而明之十者又皆有次序乞至各章而辨之矣

竺乾古皇先生之設學也其要三焉曰戒焉

曰定焉曰慧焉戒之為言也制心矣定之為

初祝投我門者未
曾容易子度先
以季修習練或三
年或三載驗志
之真偽然後子
度也故以季修志
為十之初也

史文士卷

佛之教有二
乘有一乘
又及種法華楞
伽華公等也書
之六休明一乘之
通義故三乘之
融攝李修之促
延不與尋常同
以三乘之見與
謾說之

言也。靜心矣。慧之為言也。明心矣。三之者皆
心也。故學即心也。心即學也。心之與學未始
間隔。八万之異途自是而出焉。三之者各有
事理生養之異。而其歸一也。何曰事。文字之
謂矣。何曰理。法義之謂矣。何曰生。聽習之謂
矣。何曰養。思練之謂矣。學又曰修。修者密也。
學者麤也。修者延也。學者促也。雖延促麤密
之異。咸學也。三世之聖人自是而出焉。世之
言教者。指羅漢以為無學者。為未竭耳矣。吾

長養純熟之義也

生聽習未成熟謂之生也

等覺。有等
是一乘教。談
也。蓋此章曰世
者三乘教也。吾
者一乘之義也。

是梵字一點之異
也。以空点添呵字
則成漢字。然不
添之者。以明春
之異也。蓋阿羅
呵者佛也。取謂
阿羅度阿羅呵
三根三佛也。羅呵

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羅漢之者。究事生。故
世曰。無學。未極理。養故。吾為有學焉。既究。麤
促故。世曰。無學。未極延。密故。吾為有學焉。以
是視之。學學之無也。非修學之無矣。以修學
而言。十地皆未竭。故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
也。理弗窮。故養弗克。故密弗通。故延弗終。故
我唯以佛地為無學。其阿羅呵。阿羅漢。梵音
有異者是也。九厥心之有為。皆學修也。心之
無為。始為無學也。然則世之所謂有為者。非

選友婆羅門者
也五天一之李匠
也佛七歲之既就
之問書選友授
以四十八字之梵
書佛問云此書果
有五十字今何
失二字選友答
曰本有之而失
者久矣佛云海何
什云未入及那之
取有佳名目說法
勝富樓那化導
勝優婆塞多故
及八國其徒甚多
講演之徒聽眾有二千云

吾之所謂有為矣世之所謂無為者非吾之
所謂無為矣有學之與無學皆是也或曰生
知不學者不也我古皇能仁氏生知之大者
也猶有之矣問書選友聞定阿蘭及窮餓麻
麥六載雪山蓋貽學修于吾人也其布教鹿
苑祇樹也法句經法句之誦習頭陀之薰練咸學修
也降而逮四日四依靡不從事於斯矣東漸
支那亦皆是也羅什入關三千員笈慧遠在
廬十八結社又夫釋氏之為學修者禪門尤

為朴略焉豈直指單傳之法格乎然古之人
尚曰學坐禪學坐佛又曰修證非無染汗不
得是學修而醇質者也又講有義龍律虎禪
有折末枯木皆優稱也我本朝則二域可謂
季孟之間矣北嶺撰註記之署南京立得業
之名珠頭瓜莢而相識成仁善珠法師眼麻眯而性真
明皆勵學修之精也加之光定之宮度見弘
仁增命之雞選在齊衡皇主之崇勸為不輕
耳詳載本傳此不繁焉今只舉三國勤業之

論語

端由為丁代設化之標式以蔽四眾之省察
九躡釋門之士未有外茲而入者矣嗚呼吾
黨之人曷之乎哉

度受志二

實相無相也豈太形質乎無相實相也不礙
形質矣頭而充取而竭法而戒令而律是釋
門之表帥也帥又表之義也先佛有菩薩聲聞二僧只吾釋
迦法中聲聞僧一而已故文殊彌勒之高德
也猶混聲聞眾蓋濁世之人尚儀相也諸大

菩薩魚德高在
家之取濁世之人
根柢劣而不貴
只貴比丘取故
殊林勒取泥漢
現比丘取混于
聞云

剃髮
如來成道之初
以剃刀薙髮及
刀之出家如
何曾者如來以
為吾在世縱度
元量之人神通
羅漢未為不足
滅後之不能故
至於此有此軌
後沙弥之來
者皆以剃刀且
中終有善來之
語云問云廣
出家端之軌
取哉答曰大
中謂年取者不
一際或曰廣
七空出家或曰
十五又曰廣喜

弟子如陳如身子之儔佛言善來鬚髮自除
袈裟著體逮于慶喜以寶刀剃髮乃得白白者申也四
羯磨具足戒自茲比丘之度儀備矣居者木
愛道啟端也而敬有八焉戒亦倍焉並為世
之福田又有優婆塞優婆夷此六清信男女
也頻婆娑波斯匿君之清信者也護國給孤
臣之清信者也末利勝鬘夫人之清信者也
庵羅須曼處女之清信者也是吾佛四部之
眾也如來成道十年樓至菩薩請築壇為比

庵羅須曼不名此女自此木生故以為名上謂奈女者也成道之初出家般戒者寡矣故
後五年之
中而然五

之生成道之日也
羅去之山家之
後六也以此言
之未長於喜也
然如經所列先
喜後去是於謂
不一際之證也

試經得度初以
法華試之後以大
經於大經 軸盤
誦之者鮮也故以
五百紙為上才以
百五十紙為下才也

丘受戒佛於祇園外院東南建壇是印度之
廣度也永平十年佛法傳漢十四年司空劉
峻後宮陰夫人等出家是支那之度始也然
唯受三歸而已曹魏正元元年曇摩迦羅在
洛陽立具足戒羯磨朱士行為受戒之始東
晉建元元年尼淨檢於本法得戒南宋元嘉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建戒壇為僧尼
受戒是震旦戒壇之始也李唐中宗景龍初
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大義誦法華中第一

不飯之
末由設
故樓至
乞白仙
壇授戒
許之

止即起
陸贄為德宗之
相奏止之其後又
起云蓋陸贄
愈登第於試
官也取謂陸
列也

自爾或五百紙或百五十紙經自不定隨時
改變肅宗遭安史之亂國用罄至德始宰相
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納百緡得度度
科大墮富愒之民並鑿而爭馳貧進之士繫
柅而淹遲其後暫止即起至趙宗而益滋代
宗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由此大乘戒壇
起焉穆宗置泗州敬宗立兩街宣宗救上都
荆揚汴益築之皆大乘壇也又穆宗長慶元
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出家帝不許總以

或法華
維摩
加法華
乃至
大經
等

任武男
過人以故
任國列

節付留後自剃髮為僧以私弟為寺帝從其志賜大覺師号及僧臘五十五代梁太祖開平四年與越錢錫切子今因為僧救賜無相大師加三十臘本朝之度始於司馬氏男多須奈名德齊女為鄉為尼名善信天平七年唐道璿來善戒法大安寺行表羊七十三臘五十二就璿重受天平勝寶六年鑑真入朝於東大寺建戒壇旧僧靈福等八十人重受新稟甚夥天平寶字六年救西觀音東藥師

節度為防明之固故不許之

二寺築戒壇度受博焉延曆二十五年置年度科條弘仁十年最澄法師上表乞睿山六乘戒壇十四年義真始行羯磨長曆之間慈覺智證兩徒爭軋園城沙彌不得昇睿壇三井明尊奏請戒壇于園城長久二年五月救尚書左丞藤經輔宣問園城戒壇存否於我時法相之首經救三論之長濟慶華嚴之英良真律之師灌昶密之主深覺咸奉表贊許唯台徒固執不允允後兼保帝宣禮部尚書

縛引極索亦作縛
綸縛記曰王言如
綸其如縛

源隆俊賜綸縛於園城建戒壇而臨行法事
台徒燬撤至今不成元應之火攻我親視之
可謂下策矣所以歲當末後之五百時逢乖
爭之堅固乎夫度有二焉內外也皆以戒為
標雜染於形戒律於心內度也初二也無雜
染而受戒外度也後二也曰古之言度者前
二而已今并四衆何亦後二未出塵累曷度
之有哉曰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到彼岸
者度也踰生死流到涅槃岸之謂也亦菩薩

耶舍
耶舍之家在精
舍之傍常來精
舍廣游見僧儀
之醇淑乞食出
家取伴遊五十
之童徒耶舍出
家為如來常取
給仕之比丘凡有
常取給仕十二
百五十人優禮
螺之徒五百人
如耶徒二百五十
人耶舍提之徒
二百五十人
之徒百人
徒百人耶舍之徒
五十人也父見耶
舍出家白佛為
優婆塞受三皈
云

戒不言雜剃而豈不至涅槃哉吾佛何以曰
戒波羅蜜邪亦耶舍又唯受三歸亦稱優婆
塞或五戒或菩薩戒通為精信蓋在家之稱
也以小律儀言度前二也以摩訶衍而言後
二亦度也而我分內外不得不判焉此方之
度潔白精密案延曆詔十義通五非震且誦
經之比矣李唐香水之緡趙宋清閑之緡所
未嘗聞也安慧經業醇深而賜度隆海問難
拔萃而中第中葉以降學業冗散度選弛緩

至宋益度不為三百員改香水錢為清

閑

多^子祭之族出雅雛而補家產窶約之民放^子丁
壯而貪寺供或草賊迫捕逮而來投或孽^子
漏舉收而寄歸佩力而互剝襲服而不染是
等之類吾法七矣戒又四家一通^{三乘一乘}于別初天
下置戒壇三所筑之觀世音寺西州民稟焉
野之藥師寺東州民稟焉和之東大寺中州
民稟焉昔天平之間建焉及睿壇興野壇衰
園城壇未就正今又只三壇而已三壇通也
又有三摩耶戒禪門戒二戒禪密各別授不

屬沈傳矣然一家徒盛二戒隨行不為不傳
焉又壇戒多弊動不時不期焉有常和上恒
闍梨哉孱弱雖道頭顧圓青右繞未充三匝
左語已數十聲持犯何開遮何聚如雲散如
星國政雖清度門雖闕我徒不競君子太息
夫得返誦經問義之古制我黨復精業而省
淫厠乎至長慶開平之竊臘漫号者不唯乖
真軌而甚圯世綱夫王者之動必率禮矣苟
任私欲何所不至之有故先聖制禮則之彼

叔帶亡兄襄王
欲居周室然自
力不堪誘戎翟
以殺師既責襄
主一頁而齊桓
公痛戎翟之亂
中華使管仲
伐之

唐梁之二主只知寵其臣而不知率其禮矣
楚網曰不問老少國主奴婢先受戒者在箭
坐後受者次第而坐二主不委蓋問我焉知
而不問與不知不問而行之者皆非禮矣况
吾道有軌何不問我老農走圃古之人皆問
之乎哉總目二子辭富貴而投我者善矣惜
乎受竊漫而不遜也昔周襄王弟叔帶與我
翟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襄王
大悅以上卿禮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

國高
昔成王封呂望於齊初立國故添國氏高氏之二人助政至桓公之取猶有之而二者陪臣之首也春秋兩節上都卷事仲曰王君
為我用上卿禮
國高來朝既以
何禮之哉戎翟
者西藩之兩種
也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
朕命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仲可謂知禮矣
二子曷不若仲乎曰仲尼曰管氏而知禮孰
不知禮子之言恐戾與曰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夫被髮左衽矣管仲
豈可竟捐乎上之所舉者三國之始種也我
繫年之者備資治表矣今揭三朝度戒之緒
示四部受化所從庶幾學者原始要終若夫

若

竭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而存其人馬

諸宗志三

經李修畢得度儀既成比丘當習宗或一宗或諸宗隨攝器之大小因緣之熟不授之耳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瓜裂矣小乘早折十八部馬摩訶衍亦有之馬鳴龍勝立法性馬護法清辯爭空有焉其支派不勝紀矣至震旦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傳聞印度宗教殘缺震旦又或不全唯我本

空相金權興于羅什至嘉祥盛播之故相宗南北朝之取少有之然系葉不繼至唐華小盛與之云

長安之二宗禪華天台之三宗此較繁行也禪性者曰二宗也

近來西來之三藏曰印土教法微弱也大乘有如無焉小乘

排成每員

凡立宗人皆排先取取作之宗欲出一頭地昔者印土有伽梨達摩者建成實宗其宗之為体不必為小乘及清弁論師建三論斥彼為小乘自余請宗者指成實以為小乘也又那又如此台宗者排空雜華者排台皆為成立自宗也

朝歷世崇奉其偕與表者班之皆曰也嘗泯沒矣今掇綱要列于後焉

字論者依法立之故曰諸法等之語耳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采中百門智之

微言抽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

建法性而演真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說八

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

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宋我本朝慧灌諭喝始

矣智藏系授長矣為兩土之先馳啓四眾之

初聽近世不絕如帶度幾見整類綱

凡立宗人各依中百門智論者重樹之堅也百論者復安之作也蓋彼宗米田論故當名四論宗然名三論其又有以耳天論有二種述教之謂也述者通也狀者局一經若局一經豈為通宗是故引智論語以助說至宗者奇之耳

竭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而存其人焉

諸宗志三

經李修畢得度儀既成比丘當習宗或一宗或諸宗隨攝器之大小因緣之熟不授之耳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瓜裂矣小乘早折十八部焉摩訶衍亦有之焉鳴龍勝立法性焉護法清辯爭空有焉其支派不勝紀矣至震旦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傳聞印度宗教殘缺震且又或不全唯我本

空相魚權興于羅什至嘉祥盛播之故相宗南北朝之取少有之然系葉不繼至唐華嚴盛興之云

李唐都洛陽長安之二宗禪華天台之三宗此取繁行也禪性者曰二宗也

近來西來之三藏曰印土教法微弱也大乘有如無焉小乘盛較之外道宗猶大乘之於小矣

朝歷世崇奉其間興衰者理之常也耳而未嘗泯沒矣今掇綱要列于後焉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采中百門智之

微言抽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

建法性而演真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說八

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

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宋我本朝慧灌諭喝始

矣智藏系授長矣為兩土之先馳啓四眾之

初聽近世不絕如帶度幾見整頓綱

凡立宗人各依中百門智論者龍樹之隱述也百論者提婆之作也蓋彼宗未由論故當名四論宗然名三論其又有以耳夫論有二種述教之謂也述者通也狀者局一經若局一經豈為通宗是故魚引智論語以助說至宗者弁之耳

世諸佛自位修行是雖同其中或有好者慈氏本有塵劫之前好相宗行之云
瑜伽師地
世親學著請慈氏說之蓋此宗以解深密為依經後瑜伽以脩飾

戒賢是清辯之嗣也賢師至晚年受重病醫治不効病苦尤甚不堪自保語徒曰汝莫醫吾疾只與毒我怨諸徒不敢受命夜更異人告曰師依善根力為一宗之長有一惡業故得此感願師枉莫亡命消滅惡業元過傳授近來有比丘自謂且來延命待之須三年若勤

傳惡業當滅云云竟後使諸徒看卷病若少施果將公到賢師喜益虛全付云

唯識者諸法建立之精致也昔慈氏大士微塵劫前所承稟矣世親無著夜昇都史而聽畫降闡淨而說以三時括一代以三性含万法援瑜伽師地而脩飾挾因明正理而潤色談識智之轉成而精粹矣分業報之造受而備足矣戒賢忍疾而待那爛玄矣忘苦而受天竺慈恩弘於彼唐道昭傳於吾國助教以降支派流溢方今南京之地人神幽贊益燦講習云

無徒「春日明神」

漢之通也
借大軍羅
受有為
報有為
為業受
無為業
死為之
中淺深
有差此
宗能說
之云

律者比立儀相之嘉範也初世尊在鹿野也號令四眾肅清三業婁被彈呵終聞開顯如來深悲猶慮未來乘急戒緩之蕩於堅林之夕扶律而談常蓋五濁之機宜三學之階漸也滅後優婆離集律藏而下一點師師相付至僧伽跋陀羅眾聖點記出於弘度矣而唐南山宣師遠取西天曇無德前魏曇摩迦羅為祖深明持犯盛行毗且故不同一紀三藏之偏學也是以經行道陸足跌天人扶持營

此曰四分律

見僧史略

此之法眼嘉平中子曇摩希譯四分

遠之冬交不改故名堅固

小有少年介曹擁持之即向汝謂

康藏探玄義五
教章金師子
章等之書皆
藏公之述也

彼童婦人皆
佛菩薩之化現
也雖然混迹凡
流人無知之及善
財之參為說大
法要是在取以聖
凡一性之理也

立戒壇手築梵僧稱贊戒業行事之疏鈔懺
悔教誡之儀文靡不輔翼大道焉勝寶之間
鑑真來朝一摸脫印自此此土此宗昌矣其
後或微或興天下今不之其學著法界觀等之書也
華嚴者如來始成之高趣也杜順始之康藏
弘之長者旁而扶清涼斷而續五教章以包
一藏四法界以攝群機雖設日修專說果德
一一之理窮性命十十之數表極圓諸林舌
端毗盧性海容容善財脚下普賢毛剝塵塵

誰而見
德如此
曰弟子
博又天
主子張
瓊也以
師戒德
高妙故
來給衛
耳之

毛孔善
財入了
見之有
无边之
世界毛
孔皆知

指舍利滿慈以為瘞聾者境界異根也取童
子婦人以為知識者九聖一性也非天下之
至大至廣其孰能與於此哉我本朝慈訓審
祥親受賢首至良辨而大振今之言雜華者
皆承于辨焉天台是又依佛室立之
天台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
龍樹智者倡之章安輯之二威緘默而守荆
溪駕說而行其主也為本為迹其訓也為權
為實其統也為圓為一其分也為具為變取

北齊惠文律師說論至日緣聖
法我說即是空等文感悟立一心三
觀法門取竟樹為祖引瓔珞為證也

作法華之疏二十卷熾行于世矣智者曰統而已矣師輯而成律

二威
智威惠
威也

千謂之
變也

卷之七

十一

三諦于中論而證瓔珞始五時于華嚴而成
 涅槃立觀者列十境發行羅十乘彌綸萬
 法者八教也錯綜十界者六即也一界各具
 十界而百界生焉十如互含百界而千如成
 焉配三世間為三千法分而成三千復而歸
 一念即復而分即分而復一心之於三觀也
 亦復如是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其孰能與於
 此哉最澄法師應乃祖之懸記全受而歸根
 道睿嶽覆蔭寰區孫枝挺出補擇教門初僧

藏通因因不定秘密頓漸也

定心持進之階也

智有謙之吾滅後二百歲是域比在來受法之

螺溪寂師勸
 詔國師航海
 求遺文於二
 國馬韓路邊
 故書早到
 日本之船不
 知取之

月生日升皆
 詩語執

昌之毀黜台文散失五代攘奪殘闕未復義
 宋師求遺文於高麗及我高麗先送其書猶
 不備長保二年宋咸平二寂照法師將信公問章
 入宋地又持台宗諸書惠彼人故慈雲南嶽
 止觀序曰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
 極泛諸夏既登鄧嶺解篋出卷大矣哉斯文
 也始自西傳西天猶月之生今復東返漸升也猶日之外
 照又呈問章上絃之月自西出故法智智嗟嘆答釋自此彼方
 欽我國台教之盛焉昔天竺失起信論而又

此作也智者受而廣之或云智者未必依之此書有二天

式公之取居也

漸升也

上絃之月自西出故

矣。其三藏譯唐成梵流傳印度彼高麗之書
不全備宋人懼缺疑半矣。及我書之至始驚
遠師之無遺漏。又見問章益嚮此土之有久
也。其後法智遣比丘就我多寫。由是視之慈
雲比。我曰升不惜言乎。

密者如來事用之正印也。夫聖人用事之機

不可得而測也。故以秘密而為言矣。聖人之

有應也。隨土而殊稱焉。密嚴究竟之域。号曰

毗盧。堪忍。閻浮之地。号曰釋迦。自性變化之

可秘也

法界宮也
法身
化身

異耳。未嘗有二矣。亞聖之士曰金剛手。周旋
二主。全獲秘印。鄭重傳持。不輕與。又有龍猛
者。後而出焉。亦亞聖之才也。膺楞伽之懸識。
集達磨之大成。南印之地。鐵塔之中。神入衛
護。凡庸絕致。於是龍勝擲芥子之微眇。啟金
剛之關鍵。是秘教之所以見世矣。龍智開梨
以長壽之質。受密藏之訣。真子金剛智。唐開
元七年。遠跨震且。玄宗館慈息寺。遷薦福所。
至結壇灌頂。初四年。善無畏來。又金剛手之

龍猛
梵語那
伽羅樹
此曰龍
猛文曰
龍勝蓋
義通

知此出異說多以一聚不可定

達磨麴多或
之麴多字爾
皆為同人之
是非塔中相
傳或曰十勝
論之密者感
授也密宗皆
出于童徒而
義為然有
類之別傳
如何末為感
授乎答曰如
子問實非無
別傳然又曰
兩土屬繁傳
者皆是不生
之後也就多
分故曰感授
乎

孫也其父達磨麴多年八百歲玄宗已居西
明寺稱為教主二人傾蓋互相受授其學益
廣智之徒不空其才跨竈智臨沒令空見其
師龍智空承願命駕鯨浪赴師子之國觀龍
智之祖以故秘密之道太全於空矣其法分
於五摠於三合於二二者胎金也三者佛蓮
金也五者加寶羯也胎建四重金開九會赫
赫如也濟濟如也三劫者修時也六無畏者
修位也月之盈虧者證之階差也而皆不同
十六菩薩之形證其位有階差以喻月之盈缺也

諸顯之位次也護摩獻諸聖供四爐火熾灌
頂授輪王位五瓶水清印明並持寶車兩輪
馳逐理事俱密金針雙鎖往來并鋒利銘干
鎖猶鈿鈴音和雅韶武皆瘖其為要也主觀
其為修也主供能供能觀不換此身即階聖
位非天下之至上至高其孰能與於此哉延
曆之末傳教弘法一時異受故有台密有東
密合亦有慈覺智證之再稟東亦有小野廣
澤之競傳四派別流千支万帶泛溢四海不

平將

知紀極震且之密衰於唐末絕於宋初唯我
 日域轉又轉熾南渡之後學台之清信士錄
 庵吳克已撰釋門正統扶樹台教者也言之
 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
 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
 行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
 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
 乘所謂密者尚何施邪唐末亂離經疏銷毀
 今其法盛行於日本予嘗痛世人不學其宗

而謾議焉滔滔者鑑庵皆是也台徒以鑑菴
 比雜華之李長者何其容易發言乎今見此
 評宛如杓鑿之不相逗也豈瑜伽金剛之乘
 彼鑑庵之所弄甯乎又以方等般若為密時
 者自家五時之管封邪又華嚴不俟法華何
 施之言皆不學之過也殊不知二經共瑜伽
 之各一會耳現今有法花法只其學密之者諳悉而已
 禪者如來心性之玄曠也昔婆伽梵三乘道徧
 四衆化盈猶未得其人末後金色尊者契證全

此日相應花語男曰
 瑜伽女曰
 俱同

捧盤取物者正

宗付囑之機
古今苦難得然
康之得之種如
取懷中之物言
易得也

付是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所謂教外別傳

昔趙侯之相有平原君者欲往謁秦侯將擇勇士二十人與之伴行既得十九人丁有毛遂者見原
君言而曰僕蘊勇才乞豫教原君云我未聞子名况知其有勇哉遂曰凡人之有才者衛其才者有
之韜其才者有之如僕韜之者耳然今膺國之大故不得默若君欲試僕勇名曰二十人於堂上僕與
渠角勇原君隨其言遂因十九人於兵法十九人怕遂之雄威不敢言遂叱下堂下刺白馬血先自軼
之後與十九人原君見雄威拔萃而伴云蓋連人之伏六宗其勢猶遂之屈十九人也

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契羽智之
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稟系
為曹溪曹溪膺受桂蔭之洪業示寓樵隱之
微生弗爭衣孟子拱重寄山嶽不學文字舌
翻大藏波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氤氳而
著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率土無

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次列而緯如也後

加而曜如也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雲瀉

曹法者五緯也揚岐黃龍之加五家也猶大

陽太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廬陵之米二

輪之煦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何云

哉今粗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三之

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鳴不及掩

耳目前電閃不捧無處轉身者臨際宗也納

脚睦洲門中門閉脚折封眼靈樹函內函開

探懷取物者正
宗付囑之機
古今苦難得然
康之得種如
取懷中之物言
易得也

付是日正法眼截涅槃妙心所謂教外別傳
者也四七相授至菩提達磨達磨承西天之
正統創東震之宏基捧盤神軟盟叱六宗於堂
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辨珠智之
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稟系
為曹溪曹溪膺受桂蔭之洪業示寓樵隱之
微生弗爭衣孟子拱重寄山嶽不學文字舌
翻大藏波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氤氳而
著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率土無

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日月次列而緯如也五行之五星也後
加而曜如也上五行日月謂之七曜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雲瀉
曹溪者五緯也揚岐黃龍之加五家也猶大
陽太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廬陵之米二
輪之煦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何去
哉今粗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三之
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鳴不及掩
耳目前電閃一棒無處轉身者臨際宗也納
脚睦洲門中門閉脚折封眼靈樹函內函開

眼明三句語揮劍而不痕一字禪嚼蠟而無
味者雲門宗也正中徧中設五位成三疊東
說西說推一位忘十成王顏無看黃閣簾下
寶車不碾紫宸蒼生者曹洞宗也三春回齒
頰勝却鴛子之神通百月列曾懷脫出應真
之妙畫用劍刃上事行燃燈前機者為仰宗
也言八識而異慈息用六相不類雜華鼓吹
而曲入別調擬議則箭過新羅者法眼宗也
是緯之五者也受乳哺於三角虎見步驟於

慈明之異名也詳見慈明录序

三脚驢其道難容受也謂之栗棘蓬其機難透
脫也謂之金剛圈者揚岐也竭盡泐潭之死
水鼓起智海之洪濤坐一榻而應四來立三
関而接万衲者黃龍也是加兩曜而七者也
赤縣之域不承緯曜之照臨者未有之矣非
天下之至純至極其孰能與於此哉初耶公
稟三藏之密付道璿有行表之別傳義空得
蓋宮之正派而來慈覺受蕭氏之秘授而返
然而四傳不嗣闐爾無聞後三百羊建久之

道昭也
見一卷

間建仁西公單傳全提逮于寬實爾隆二師
鼓行東西此方殿傳雖恨遲暮百數十歲鬱
為強宗西積羣之裔也爾隆揚岐之胤也北
地亦有新豐之微派天下之曰禪者三家矣
方今元國之禪亦此三而已餘先泯矣
上之七是此方之名宗者也又有淨土焉有
成實焉有俱舍焉斯三為寓宗譬國之附庸
焉而各皆有宗矣七家之者挾而糶用蓋俱
成二宗亦能叙置三寶四諦攝諸名相而設

學負者界根
五世間五業二隨
三賢聖四智定
各二破我其名
舍略頌也

于理者成實也界根世業聖智定破事理兼
施者俱舍也九三乘之階位三界之成壞道
法之修證業惑之伏斷某布星列無不畢見
矣故七家之者取焉昔有學負中世而廢學
者又陋其小徑而不名家也淨土一宗或大
或小依修者而然無相宗之定系故也始聿
提希遭逆子之難如來愍而開十六觀想是
所以淨土之建也其餘修多羅散見不一焉
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樂邦之址也

成實論專說理法之俱舍三乘中有八種法門此八字品目之一字耳

此小未必乘之小也

卷之七

七

慈覺

圓照雷峰
圓照本禪師密
修淨土業人不知
之取有淨土宗
雷峯者定中
見淨域空殿多
一殿无主人峰向
聖主云彼殿何
無主人哉答曰
浮提反那國圓
照本可來生之
居也峯性敬諸
圓照說取以圓
照不敢驚云

逮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
慈覺曠禪師修淨土業勸進緇素唱室号設簿書名氏取俗士來謁之我當入念佛之勸曠問名
氏答曰我名普賢曠善之簿又之有我一弟欲入此勸記念佛之數於吾同簿曠又問名氏答之弟名
普會言畢不見曠大推普華嚴經有普會弟普會善薩者感曠師勸進之功而來耳
勸諭圓照密修雷峯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
賢八名勝場雖勤崇奉皆旁資之是附庸之
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無統系故今為
寓宗宗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
七家之徒互相毀訾非三論者曰幾派絕矣非
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非
相徒除自宗之書不用他典

此書天下通聚
之取之語也夫
商人之作賣
買也非都會

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偏
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誕
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人
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嗶嗶焉彼
震且者三論密七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絕
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為全耳國家自始傳來
未嘗隳頽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
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會儀志四

者南國
宋王管
內之地
也

或長一宗或習諸宗眾取推者必應誦會之請故以會儀次之

圓照雷峰
圓照本禪師密
修淨土業人不知
之取有淨土宗
雷峯者定中
見淨域室殿多
一殿无主人峰向
聖主云彼殿何
無主人哉谷商
浮提又那國圓
照本可來生之
居也峯性敬謹
圓照說取以圓
照不敢驚焉云

逮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
參而修之，所謂智者向西而稱贊，杜順、歷而
勸諭，圓照密修雷峯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
賢八名勝場，雖勤崇奉，皆旁資之，是附庸之
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无統系，故今為
寓宗宋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
七家之徒，互相毀訾，非三論者曰：幾派絕矣，非
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非

相從除自宗之書不用他典

專說湯滌故

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偏

說因果不二故

固執五教故也

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誕

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人

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嗷嗷焉。彼

北地業古管內之昭猶有此宗今謂絕

震且者，三論密七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絕

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為全耳。國家自始傳來

未嘗墮類，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

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會儀志四

或長一宗或習諸宗衆取推者必應講會之請故以會儀次之

此書天下通聚
之取之語也夫
商人之作賣
買也非都會

有南國
宋王管
內之地
也

雜按本也佛法亦如佛之設教以利濟為要利濟之博被非都會雜成是取以會儀之由而作也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傳曰其所亦其都會也然者會者通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義大矣哉牟尼覺王之御於西中也嘉都之大會也一說也梵釋聖九還香而聽矣一餐也菩薩聲緣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說獨食焉畢食而有說請說而設食如來又不作人

情矣又夫物集而無儀則亂焉故會必嚴儀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況聖九之大會哉詳見後嚴一卷王宮掖之齋父殊分領聲聞菩薩

如來將於中夜入涅槃有一夜以神力告之上自有頂下至修羅聞其告者皆設珍羞宣最後之供其中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之取獻冠親梵王臣之供其供之為供以七寶之蓋覆之其大充滿三千世界于時食士純陀捧一頓飯來於是如來不食諸珍膳托純陀之供而食分于諸供托諸聖人云

純陀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九上下賢愚通聚而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十

誰按本也佛法亦如此佛之設教以利濟為要利濟之博被非都會難成是取以會儀之由而作也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史記貨殖傳又云傳曰某所亦某都會也然者會者通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義大矣哉牟尼覺王之御於西中也嘉都之大會也一說也梵釋聖九還香而聽矣一餐也菩薩聲緣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說獨食焉畢食而有說請說而設食如來又不忤人

情矣又夫物集而無儀則亂焉故會必嚴儀

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況聖九之

大會哉詳見後嚴一卷王宮掖之齋父殊分領聲聞菩薩

力士城林之供純陀寂冠釋梵王臣是會之

有儀而嚴者也又有般遮于慧此去無遮會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九上下賢愚通聚而

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

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

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十

五日明帝幸白馬寺百官咸會焉設三壇東壇道士置經子符籙西壇摩騰安像經舍利中壇奉饌食奠祀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置經錄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悉成燼道士相顧愧赧及焚佛經五色光徹天表薪盡像經儼然摩騰踊身空中現諸神變坐法蘭出和雅音敷宣佛法天雨寶華大眾欣說上元燒燈起於此焉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召沙門竺潛入內殿講經以德重令著

今南北眾徒嘉會之場者履子者基于此乎

履登殿劉宗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內殿令沙門道照說法觀金三方求那跋摩居祇洹寺講華嚴經文帝日率公卿集座下傾聞孝武帝文帝之子大明六年四月八內殿灌佛齋蕭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會陳陳武帝永定三年太內設仁王大齋文帝天嘉四年於大極殿設無量大會後主至德二年召智聚法師於大極殿講金光明經李唐懿宗

劉宋才三之帝也

陳南朝陳朝先

禁中設萬僧齋帝升座讚頌長眉沙門來應

供凌空而去趙宋神宗元豐三年正月設千

僧齋於大內施千袈裟千金剛般若薦慈聖

太后福震且之會儀甚多不暇備舉本朝敏

達十三羊蘇馬子營殿設大齋會爾來斯儀

尤盛率見資治表矣夫宮禁者雲天也允唐

不可階矣雖王者無外爭柰九重深密而多

屏闈何然設無遮會也隸皂步丹墀矣啓安

居講也壞色排玉臺矣皆吾道之賸烈也文

永之間宋沙門寓洛見宮中寂勝會嘆曰偉

矣哉儀也至尊之崇佛也宋地未有之矣銀

蕃之秦口恐不得併吞焉吾國夢如也已其

殆焉斯方神靈忍坐視哉德祐二年宋祚果

絕然我文弘之二蕃寇佛神戮力為援焉戈

矛纜交風浪俄激千艦万卒一時破溺豈非

國家信敬供祀之所由乎

封職志五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藏世界其封富矣果

之麗殿
豆盧尊
者來應

滿妙覺其職貴矣及應於閻浮尚受刹刹之
種當輪王之位而視若脫屣矣乞他而食依
久而底其言深矣夫佛之有為也為他而非
自矣若其自者無為也無為者實際也實際
無六為也矣其深旨之者五焉勢位妨外故
避之矣利祿蠹內故避之矣銷宿殃故避之
矣期大果不願小利故避之矣為世福田故
避之矣斯五者吾佛貽於吾人也吾人之於
五者也始四者自也後一者他也其自者避

給孤長者生之
間歎如來者具
考之當百億金
蓋以十六兩為一
金然則百億金
者其數凡量之
既不及也

而又避之矣其他者避自而受他矣避自故
刹種輪位皆脫屣也受他故食他底久皆福
田也是所以吾人之有封職也而若自有者
雖針草為難消矣若保他者雖巨方又恬如
矣屏莎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多多益他
我不干矣初如來置上座寺王維那故身子
冠鹿苑之座飲光知鷲嶺之事又文殊時時
主網紀和上阿闍梨早見梵網矣國師論師
三藏尊者共西域之稱也至震旦益繁衍矣

如來成道之初莎一厨竹林之刹請佛居之
九旬間每日以七室并絹布之類五百之車
獻佛矣

首座

梁武任惠超於
壽光殿之學士
之類也是魚傷
於敬出於崇敬
之志為无外耳

不唯封給也加之職位可謂渥寵矣不唯
僧官也重之以俗爵蓋傷於敬矣而又吾人
之不得已也又夫喪有轉寔有謚職以僧正
僧統僧錄号以國師大師禪師是等之類多
今少出其端焉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天竺佛
圖澄至後趙石季龍傾心事之号天和尚兼
輿升殿東晉孝武寧康元年詔曰法師道安
以道德照臨天人每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
奉給安帝隆安五年鳩摩羅什居逍遙園秦

主姚興與三千比丘執經諮稟時長安地僧
尼麈至濫猥不軌秦主令僧碧為國僧正檢
按僧尼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僧錄
僧遷為悅眾班秩有羌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
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救尼寶賢為尼僧正
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勅賜錢五万布五十疋
孝武帝孝建元年救道猷為新安寺法主明
帝泰始元年救道猛為綱領賜月給三方令
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丁乘又詔

本朝以待中配職人為不稱合其位當為可配大納也

白之義也猶言親之通音信之徒者

善實有德望故為尼僧正不取無之

持住也

史者吏之義也

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丁乘又詔

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鏡磬類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及車輿板板同板樂之具也吏力順帝昇明元年敕法持為天下僧正南齊高帝詔法顯為京邑僧主南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敕沙門慧超為壽光殿學士比丘之任俗官之始也召眾僧講解經文並居禁中內道場自此始普通六年敕法雲為大僧正給吏力南陳文帝敕寶瓊為京邑大僧統南岳慧思賜大禪師北魏明元承興元年封法果為輔國軍城子神瑞元年加封忠信侯以下皆俗官也

又加封安城公卒謚靈公文成興安元年敕師賢為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曇曜為昭元都統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敕道臻為大統北齊文宣天保元年拜法常為國師敕曇延為昭元上統二年詔置昭玄十統以法上為大統令史負置五十人李唐受封爵者滋矣太宗貞觀中封智威為引駕大師玄宗開元三年詔一行為天師代宗敕謚達磨圓覺大師封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

戶卒贈司空德宗敕謚二祖慧可太禪禪師
又充圓照內供奉開成元年敕雲端充左右
街僧錄宣宗大中三年敕知玄充三教首座
五代河南李主有導師号趙宗初謚天台智
者法空寶覺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師号不違
救舉高宗遭金虜之連劫之經費建炎二年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号價二百千本朝推古
三十二年觀勒始為僧正德積僧都尔來官
位相次而出大化元年置十師白鳳十四年

百濟常輝賜封三十戶持統七年沙門法鏡
賜田三十畝寶龜三羊置十禪師延曆十七
年僧階配官位永保三年沙門性信加特進
九擊羊之者見于資治表斯不繁焉昔者孔
子罕言利况我輩乎而立封職者今斯人知
吾佛毫光之餘輝也又夫聖王之舉不苟矣
大化寶龜之十師者北齊昭元十統之所自
乎僧正僧都皆是也又趙宗賣號不能無議
嗚呼亂離之主助一時之國用我尚怒諸買

論語
如來依因位之善業得三十二相之功德佛曰餘我毫光之德胎未來學佛之字下有有凡

乏沙門為誰哉比血之浮虛至於斯矣我按
誅姦諛於既死之刀焉昔漢武帝伐我狄而
國宴始齋爵史毀之唐肅宗逢羯獠之寇而
敗牒祖述干漢武矣宋之賣号出于二王乎
補一時之小厄貽万代之大疵惜乎三帝之
短術也我國家無是等醜不特士俗之醇淑
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八尾屢大藏攝別報國禪寺住持比丘單沆謹募眾緣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鑄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二十卷昔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四天王寺

元興寺

大安寺

頂法寺

禪林寺

犬寺

崇福寺

興福寺

神願寺

長谷寺

東大寺

石山寺

葛木像

鷄田寺

招提寺

西大寺

粉河寺

神護寺

慈氏像

村崗像

勝尾像

○鬼驅而竹林始

如來成道於廣場沙王喜之欲創伽藍居之擇佳地无之時有伽藍陀長者願竹林園其地尤佳王就長者求之長者曰難拒王命氣无懼佛豫回富

○外伏即祇園次

如來成道之後六年給孤與護國有婚姻之礼赴廣場園見如來云為生渴不入彼城給孤之建精舍佛許之乃率身子而啟之祇園林於太子欲創精舍於是六師外道

不入彼城給孤之建精舍佛許之乃率身子而啟之祇園林於太子欲創精舍於是六師外道

渠角試勝者得之王隨語給孤園之怕身子不堪語身子云佛法之力無不得而測彼外道其徒有三万尊者只一人而已如何角驗身子曰縱外道其教如稻麻竹葉爭似我神力願長者莫雲

擊之聚人依之小大三鼓有美舍衛十八億之人聚城之郊設座於東外道奏曰凡人

之礼我六師本自在皇國彼身子者他列之客也然則我等可居主位王從之外道既率三万之眾居東座各相約云王之迎客時必起坐接之然今身子未時不可起坐接之身子曰外道之就座將赴場

以它心通知外道之約意思想曰我曰位之行力勝彼外道當得勝之若得勝則入會之時彼亦起

而接之須之以豫定勝負已而入會外道然果皆起接之及身子就座外道呈異其教六度身子

一皆破之初自大地涌出七宝樹身子出毘藍風破之外道又現宝池身子自床下出大象

現宝池身子出金剛神以杵碎山外道又現大鼉吞身子出金翅鳥食龍外道又現大象

噬身子出師子噬之外道又現大身鬼神將捕身子食之身子出毗沙門鬼神見畢沙門奔

亡畢沙門向鬼神將逸之前現火焰鬼神死回憐還來毘沙門之處果沙門撲倒之臨而立外道等

亡畢沙門向鬼神將逸之前現火焰鬼神死回憐還來毘沙門之處果沙門撲倒之臨而立外道等

亡畢沙門向鬼神將逸之前現火焰鬼神死回憐還來毘沙門之處果沙門撲倒之臨而立外道等

亡畢沙門向鬼神將逸之前現火焰鬼神死回憐還來毘沙門之處果沙門撲倒之臨而立外道等

亡畢沙門向鬼神將逸之前現火焰鬼神死回憐還來毘沙門之處果沙門撲倒之臨而立外道等

見之止慢心歸佛者半過王臣士庶无不嘆異佛化之博會衛者正依之云

刻牛頭奉之

西印優陀延那王 又曰優填王使工以牛頭梅檀刻佛像牛頭長七尺累代秘重藏王庫工人奏曰我平昔見尊顏有光耀故不能熟見之以故容易雕刻雕成匠皆拱手佛於切利見之謂當樓那曰今優填王刻我像众匠不耐此像當為未未之模樣若有錯謬誰為後模乃教天匠果有竭下下滿薄造之竭下變人形奏王乞造之王大喜像成崇奉如生身及佛自天下坐像俄起到宝階之下接佛語像曰我无幾當入涅槃汝留人間利益有情像乃巨頭蓋餘經之中優陀延那王晚年出家為比丘使太子順髮王嗣之後為順髮所害然則造此像者當順髮經論異多不一以一槩定之詳佛界切利天為毋說法經也

僧訶羅琢王

梵語僧訶羅此曰執師子佛滅度百年之後育王出世崇教法至于此時師子國未有佛法間育王之中輪位而奉之遣使於中印乞造佛像育王許之彼國有一丈七尺之琉璃歷代秘重以此琉璃欲造佛像然佛身丈六也琉璃餘也斬欲成丈六先問育王云佛身無辺无有定量尚淨機劣故假現丈六莫將一樣度佛身因茲不用斬之造丈六像云

鞍馬寺

清水寺

山王像

園城寺

貞觀寺

感應寺

圓教像

蟹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覺皇身土不二遮那智帝珠網無礙逮

迦文法王之統御忍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

外伏而祇園次焉世尊晚年安居切利優填

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毗舍離者鑄金僧

法王
密經有種種身
所謂自性受
用變化等流
是也今以配
之皇帝主霸
也

毘舍離國王次滿淨檀金鑄佛像見上
居之時也

慈嶺之東優
填國主依有
威雄為西天主
之婿乞借牛頭
之像而觀之西
天許之送像於
便填王王許
供養之返本
去于時支那當
梁武之代尚檀
像之越慈嶺
遣使送聘乞
借者之像
主答曰此像
非我之有堅
約於西天要
不久而返之
許君之禮
恐連西天之約
然難失聘禮
之誠故以加
檀木模刻添聘
而送之武帝安
壽聖奉之蓋此
像文那之庸流
錯以為優填之
真像我奮然和
尚在宋時秦朝
模而歸安清涼
寺和
人又以為優填
之像是皆不閱
書之過也可發
一笑耳

光宅蕭梁之武在宋為諸侯滅利氏登正位以本居為寺名光宅蓋宅所以靈瑞光也

莊帝之母
莊創永安宏基
莊麗冠裳字文
建層塔高百丈
一時雷電晦膜
忽失塔

訶羅者珍玉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
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漢桓鑄
黃金梁武聘赤檀仲暉紆像每夜行道平
石軀終日俯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
夫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舍之号不一而趨
言寺何乎其亦有說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
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
立精舍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夾載白馬
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臚

紆作細布
蓋所以
嫌帛者
之所生
布者鹿
不彩也
感此信
心
行像
道云

也臚傳也傳聲贊道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
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為号也故
比立所庇皆官宇也是以宏基鉅構非菴廬
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
林廣壯嚴麗與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制
二規如彼指目元基八耳溥作皇王資運祚
相將昌家業靡不繇斯九寺像之興廢者國
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基興之異不成世之
福由邊人之情偽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

于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
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
與中鎌子等皆沮之唯蘓稻目贊成焉天皇
賜像于稻目稻目大悅安小墾田家供養後
捨向原宅為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
興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月皇子率官師討
物守屋官師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

像安髮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
天王寺宇屋七乃於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
像分物氏資產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
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里東西
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湧焉昔釋迦文佛
目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為長者聽受供
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界東門皇子
拔髻髮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
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宇屋時蘇馬子又擔
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始曰法
興寺後改焉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
如蓋降覆殿塔變為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
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豐聰入定見
來世皇運出奏曰季業帝統多艱虞乞建寺
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
病願言以熊凝寺修新舒明十一年移百濟

河側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噴火寺皇
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構修天武十二年移高
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
元年上欲修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
圖上大悅加鉅構所謂印度祇桓精舍以梵
率內院為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為準今大安
寺模西明寺
頂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朽篋順浪而來聖
德太子適游濱渚見此篋啓之有如意輪觀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浴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榭樹枝間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為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每朝紫雲覆之恐靈材
與太子翠卑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角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黑雲下垂覆宇乃躡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為六角焉取
此字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胤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号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王
子麻魯古因兄豐聰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舉為官寺初号万法藏院在内州山田鄉白
鳳二年麻魯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後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勅刑部親
 王諭于小角麻魯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後所
 後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
 地為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
 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
 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廻施。三
 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
 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禮專志
 安養。七年六月，入寺，獲髮誓曰：我不見彌陀

真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投數日，一比丘
 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令汝見淨
 土。觀彌陀須臾，集百駝蓮，並於是乎。新尼奏于
 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
 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女來容
 兒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車輒始于初更，終
 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二升
 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象相

嚴麗備足。新居大悅。又以無節竹爲軸。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居作得。禮留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故感。君懇志。我来此一。至是場永離苦。新居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久爲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音太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居自是精修。益勤實。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漆井側有精舍。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

使使見之。三大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教刻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庇之。俗以近漆井。号染寺。後小角殿前栽一櫻樹。曰佛法沮。櫻樹枯。自今以來。舊枝漸朽。新梢萑秀。枝葉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播州大寺者。昔蘇入鹿。大召兵亡。上官太子之屬。播有牧夫者。從軍。牧夫有妻好。牧夫之僕以間。潜通。既而牧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適。

山行見之我願與君二人潛往獵之不令他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故夫大喜故夫善射畋素養二黑狗便與二犬及僕入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擊弓架矢曰我昔主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給君至此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奪命能濟君身後故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且待須臾故夫腰帶畋糧解包呼二犬分糧為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畜汝等者有年恩意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餐也今與汝等我有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齧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賴氏之軍也耻今為僕隸所給空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笑哀愍是我之大患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齧斷僕之弓絃一犬又躍齧僕喉而死故夫將二犬

丙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曰二犬得
全命自今立二狗為我子我之莊田資財皆
是二犬之有也畜齡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故
夫曰我鄉以二犬為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
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
像薦冥福祠二犬為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
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九三度桓武帝聞
之救為官寺捨田數頃

今三井之地也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創伽藍求勝地未得

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奏曰西北之山
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也便出殿陞望西
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且救侍臣物色光
所侍臣反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
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
非常人帝聞之乃率其地優婆塞出迎向帝
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
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

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弒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莫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及中臣鎌足愁之帝與輕皇子幸德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藤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

藤氏此時微弱也故冬嗣有營攝矣

不空罽索并回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寢微大夫營攝願榮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茂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間州東疫起連歲旱澇時比吉神祝厲有私赤者歸佛棄棲山林比吉大神化久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也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末由也故屢行災癘耳汝能為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診當自滅年豐民安赤乃建精舍曰

神願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彌德道乃法道仙人也勳力

建其像材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

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

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

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

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稻三千束乃刻十一面

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為座方八

尺佛土誓主勳誓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

高麗佛三人之卷也

異說也

辛酉洪水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崎流出橋木

也所至之處火災疾疫和州葛下郡出雲大

滿聞木事思必靈材發願欲刻十一面像而

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繫繩引之輕如片

木路人驚怪合力扶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

麻御不幾大滿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

村里疫亦起村民引奔長谷川上又過三十

年有沙弥德遵養老四年移置峯頂遵欲雕

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礼拜時藤房前奉

救與官租辨之。神龜四年成。屈行基僧正落
慶初刻像時。蓮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峰土中
有大巖石。平正無瑕。鑿土立像。覺後往彼穿
土。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腳同。如
夢言。安像其上。二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
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
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辯。為帝
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辯前身為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辯無錢。不
得渡。淹留數月。帝時為渡。子憐。辯求法。不言。
備貨。乃渡之。辯先身發誓曰。願余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日域。覺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用賀寺。造像。摸帝親引其繩。救大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造郡有
寺曰金熟。優婆塞金熟。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捉之。念修晝夜不寐。一
夜。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恠。救尋光至此。中

使以聞乃召金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度
教許之四事供給時人号金熟菩薩帝以此
地為勝區遷之執金剛像今在羅索院天平
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像成經年三歲
改鑄八度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
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
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禮佛此日八幡
大神入寺拜像
石山寺者聖武帝創東大寺鑄一十有六丈

遮那銅像多聚金為薄此時本朝未有黃金
帝語良辨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峰山其地皆
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亦
宜乎辨入金峰山持念夢藏王告曰此山黃
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
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
彼持念必得黃金辨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
石上釣魚辨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
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辨就

其石縛廬安如意輪像持誦不幾與小田郡始貢
黃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於中亦造
金剛藏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
當夷基此地中得五尺寶鐸蓋為靈地
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
城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彼
盜取像毀之像為聲也官使鞠勸送寺
遠州鷯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
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

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朽闕命工
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鑑真法師薦
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田部王旧
宅賜真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
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
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
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產
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菩

籙像經律論一切寶物。寶索堂者。藤清河施
屋。安金色。不空寶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
法師為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卷。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帝建鑄四天
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增長天王一像
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
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勳。來世轉女身。成佛道。
手攪熟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然。手爛像
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御手無傷。像便成。見

開無不嘆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
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常棲山谷。屏身
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盤
伴氏驚怖。疑怪。即下樹。欲覓見光處。進去。髮鬚
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者。乃知其
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
菴。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
乞宿。伴家許之。童悅。語曰。家主有何所須。我

願加助。報宿託。息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
 思安佛像。未得佛土。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
 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悅。曰。我有二願。刻像
 一。為法界有情。二。我息任。與州吏。途路。負遠
 願。安穩。還。卿。伴氏。延童。見菴。以童曰。我於此
 菴中。一七。日。刻像。其中。間。願。莫來。見。功畢。吾
 往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戶。至。第八。曉。聞。叩
 門聲。伴氏。出。見。無入。乃。詎。菴。金色。觀。世。音像
 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恠。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內。澁。河。郡。有。佐。大夫。者。一
 子。沈。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來。舍。大夫。語。病
 子。事。童。曰。我。試。咒。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
 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
 大夫。送。門。曰。息。意。深。不。知。謝。所。任。何。處。屢。通
 音。問。答。曰。我。任。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
 語。已。辭。去。不。幾。大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
 無。粉。河。寺。者。踟。躕。顧。視。傍。有。一。澗。且。東。西。沿
 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一。字。閉。

戸無入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日已沒體勞
疲開戸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
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
然點火堂內赫奕太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
宛然近者童所取箸筒挂施無畏之臂也即
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回來於
是伊都郡澁田村富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
改精舍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

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德帝天平寶字
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為太師
二年授法皇位鏡誇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
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
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
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
神覬寶位邪神多黨冷帝有是讓然我國家
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厠他氏道鏡
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絕如是濫窺汝歸宮道鏡必加誣
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
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瞻駒山鏡使刺客伺
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在內四年八月帝崩
清遭赦重奏神言光仁帝乃救清創寺初名
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
菩薩妙音法音未漆飾經年臂落沙弥信行
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

羊七月行在殿內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
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人累夕如是行
怪熱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豐
慶見之千人歎異勦力畢工

和州村崗寺三像者沙門廣建總州人居金
峰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忽橋下有聲曰
莫踰莫踰達聞之見橋下無人踟躕細看只
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阿逸多
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九年九月日州沙門興日語座主開成日傳聞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為像材成乃遣比丘豐南赴西海迎之十年夏到寺而未有良工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日我能刻像得否成許諾三日後僧俗童輩摠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目莊麗端嚴又加四天王像九五尊三十日而成八月十八日妙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

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國俗以十八日為觀自在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右妃有美姿國王愛重未邁壯齡其髮早白右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丁夕右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右

悦甚便向日本國作礼祈求又夢日本國一
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右髮紺碧迺始以是寄
我等二人以闕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
彼像不知勝尾寺為何處大宰府使使者送
到寺去

東寺官梅之監也

鞍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大
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
像延曆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鬚髮蟠蟠
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鉆杵常出五色雲

汝營練若利益無量大夫夢中問曰誰予翁
曰王城鎮守貴社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
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裝鞍語曰昔摩騰法蘭
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且然者白馬者靈畜
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
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子還告此事
大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草裏得毗沙
門天像創一字安像故号鞍馬寺大夫以為
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頭未果予其夜

支派所謂乙輪清水滝之下流也

夢童子年十五六許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峰延法師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或曰有夢事游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為誰荅曰吾名行睿隱約此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

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據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拈曰我以是擬木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峰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無資在并歲月獨自對材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獵鹿來此日憩庵鎮語上事將軍感嘆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為

坂田村有妻孕觀食鹿田村獵之云

寺刻像置焉

睿山山王院十手觀音像者傳教大師之所
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
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
木為材而未有巧工偶一志翁來語女曰我
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
長五尺感應無比教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
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教

大寺大友氏移崇福寺建此地安丈六弥勒
像天皇有夢又教大寺還遷本地大寺薨其
子與多承願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太師之
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珍法師以唐國傳來經
藉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
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既而珍與新
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
老比丘來曰我名教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
寺成以來過我壽者殆二十歲現今有檀家

或曰行睿居士教待年

之孫乞問彼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
事又曰待公日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
當來我需師者又矣便以寺之四至契券併
授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
之西山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
汲此井水為洛陽俗因号御井寺珍聞此
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
規為靈區乃改御井為三井曰取三皇浴井
之事也御三和又曰我料此水為三部灌頂
訓近

之闕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耳珍與
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教造下字名唐坊移
尚書省經籍置焉唐院又大友太師所捨四
至界畔依教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真觀寺者真觀帝降誕之初大相國忠仁公
與真雅法師謀建議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
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為導師惠達為
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教王
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更舞迭出凡樂部之樂支那高麗諸
樂及林邑天人等樂皆盡奏之一時盛事都
人尊瞻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
感應寺者一演法師嘗持觀世音像欲得勝
地安之廣求靈區貞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
河西岸于時此地搖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
奇香熏郁演善而構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一
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
也自今應為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產育所謂牛頭天
王者也我好眠一歲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
日醒餘日皆卧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
氣或為雲霞或為雨露觸方不同其所觸或
為藥或為毒或為惡瘡或為疾疫皆是有情
之業感也非我強為也言已形隱演錄神言
奏朝敕黃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
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禮樹作偈
日誓首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
往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
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
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
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滿寺者在山州久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
奉佛有女七歲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
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答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
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覓乾魚其父
耕田中一蛇追蝦蟆而含之及憐而不意曰
汝捨蝦蟆以汝為壻蛇聞言舉頭見翁吐蝦
而去父歸含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
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
女曰莫慮也早食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
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
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爰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
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
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戶又母大
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
悲聲又止明旦又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亂
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
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大
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
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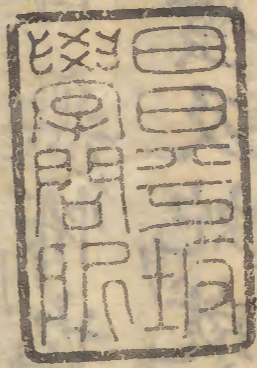
曰無怖也我擁護汝又母大悅便穿土埋衆
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号蟹滿寺又
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天守閣書卷第二十八

天守閣書卷第二十八

目錄表



天守閣書卷第二十八
目錄表

